

博爱书系·北村文集

Zhou Yu's Train

周渔的火车

北村
著

也许只有分开，爱情才能永恒
是千里相阻，还是阴阳永隔

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博爱书系·北村文集

Zhou Yu's Train

周渔的火车

北村 著

上海三联书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周渔的火车 / 北村著. — 上海: 上海三联书店, 2010.11

(北村文集)

ISBN 978-7-5426-3237-1

I. ①周… II. ①北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②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0)第058416号

周渔的火车

作 者: 北 村

策 划: 董保军 张天罡

责任编辑: 戴 俊

特约编辑: 蔡荣建

版式设计: 姜晓宁

出版发行: 上海三联书店

(200031) 中国上海市乌鲁木齐南路396弄10号

<http://www.sanlian.com>

E-mail: shsanlian@yahoo.com.cn

印 刷: 山东人民印刷厂泰安厂

版 次: 2010年11月第1版

印 次: 2010年11月第1次印刷

开 本: 787×1092毫米 1/16

字 数: 290千字

印 张: 19.5

ISBN 978-7-5426-3237-1/I · 467

定价: 29.80元

文学的“假死”与“复活”

若干年前，我在一次关于文学是否会死亡的电视辩论中称：文学不可能死亡，因为它意味着人的灭亡。那是一次无法展开和深入的辩论。今天重拾话题，我要说的是：文学的载体和宿主已经死亡，文学的境遇发生了重大变化，今天越来越少的人阅读纸媒体上的文学，人们只关心诺贝尔奖的奖金是否用于作家还债；读者大量吞咽动漫，海量汲取资讯垃圾，是浏览，而非阅读；网民在网上“集体”创作，无论作者还是读者在狂欢后都陷于更深的孤独。文学真的边缘化了，这是世界性的困境。试想，一个连信仰都不再尊崇的人类，还会相信文学吗？从这个意义上说，文学确实“死了”。人们不再相信统一的知识，也不用统一的价值来解读这个世界。这个世界被割裂，显现出一个基本特征：所有的价值判断都没有断案，仿佛延展无限可能，实际上尊崇的是偶然法则。如此，便无法整合世界的图像，人就碎片化了。从尼采宣布“上帝死了”、卡夫卡关于“人是甲虫”的宣告开始，文学就开始陷入无力，因为人再没有信心指证和呈现真实，一只甲虫是无法了解人的世界的。接下来除了有三次典型的垂死挣扎：海明威斗鱼的幻觉、福克纳的“苦熬”与加缪的“西西弗斯神话”，至此，文学正式终结为一个神话，意味着它不再干预人类、而成了与人类无关的聒噪。英语的荣耀和力量永远地失去了，只有以拉什迪等殖民化语境的英语创作来试图恢复这种光荣记忆。文学成了文物，或者影视改编的母本。文学如果真的死了，那么，继续创作和阅读的意义在哪里？

十几年前，一些出版商陆续开始找我出版个人文集，我一一婉

拒。我觉得那时出版文集就是将我送入坟墓。今天我突然同意出版文集，因为境遇变了，我要借着这一次的总结告诉我自己，也告诉我的读者：文学到了什么关头。我的创作开始于中国浪漫主义、理想主义和自由主义最复兴的上个世纪80年代，在世界性的文学已经式微的时候，中国却出现诗意盎然的理想主义黄金时期，是一种特殊错位。我作为所谓中国先锋作家之一登上文坛时，以一批“者说系列”加入了这场文本狂欢，代表性的作品如《聒噪者说》，它描述了语言的歧义导致真相沦陷的秘密过程。实际上当时的我并没有西方正在经历的所谓“异化”体验，我只是在文本上体验，但这部小说却像预言一样准确地描述了今天我身处的境遇——语言无法叙述真相，所以失去了前途。这就是文学的意义，语言即历史，文学即预言。但这场狂欢难以为继，进入90年代，我被自己描述的这种无意义的聒噪彻底淹没和解构，以至于几年写不出一个字来，完全失语。直到1992年我进入信仰，才重新获得信心和能力来描述我的存在，一种狂喜直接导致了《施洗的河》、《玛卓的爱情》、《水土不服》和《张生的婚姻》等作品的问世，它们用一种从信仰而来的神圣光辉穿透世道人心，我第一次进入了人性内部观察它的纠结和挣扎，我相信人是无法仅凭着有限的人性能够洞察另一种人性的，好比有两个茶杯放在桌上，让一个杯子说明另一个杯子是荒谬的，除非造它的人愿意告诉它。随着信仰道路的艰难挺进，我发现人性的复杂性在超越性力量介入时，会呈现同样复杂的过程和难度，也就是说一个作家如果以手写我心的话，他必须首先在自己的信仰道路上有一种个人史，才能描述人性在圣化过程中的所有难度，而信心又不因此被摧垮。这个时期我的代表作品是《周渔的喊叫》，日后改编为电影《周渔的火车》，已经基本脱离小说的本义。这个时期的我正在信心道路上接受试炼，所以周渔的精神困境被放大了。我意识到这种试炼几乎影响到我的信心，于是我创作了《望着你》这样的纯爱小说来安慰自己，但几乎同时我又写了《玻璃》这样描绘个人在追求终极目标的巨大困难的小说来否定《望着你》。我是多么矛盾！直到有一天我意识到：我可能只是一个器皿，我的个人如果不再以光和盐的方式存在于世界，我的所有追问和纠结

不但没有意义，还会被心思缠绕以至于陷入黑暗，最后令我信心陷落。这次转向直接导致了《公路上的灵魂》、《愤怒》和《我和上帝有个约》的写作。我现在确信，我是一个器皿，有生命的管道，我用我的信心而非聪明和才智解释我面对的世界。从我十六岁发表第一个短篇小说开始，近三十年的创作我唯一能告慰自己的是：我的小说写作从来没有离开过我的个人体验，所以，我从来不曾因失语而结束我的创作，我会一直写下去，从不担心写不出或没东西可写，因为我写的是我自己，江郎才尽与我无缘，因为我从来不靠才华写作，我的写作皆来自启示和试炼，它与我个人寻找终极价值的道路紧密相随，以至于它成了我的个人史。

好了，现在我把这些作品结集出版时，当我雄心勃勃有了足够的准备要写我的个人“巨著”时，世界却发生了巨大变化。文学不再是人们生活中的重要部分，人们沉溺于上网浏览、动漫游戏和廉价剧集，读文时代结束了，读图时代开始了，技术时代的所有特征——呈现。这是真的吗？人们似乎对文字厌倦了，语言的美感不再是一种魅力，反而是一种伪饰，生活的无趣化使奇迹不再有，所以人们只能接受神奇的文本（如高科技大片和玄幻小说）试图敲醒昏昏欲睡的神经，以描述真实生活经验和心灵的文学就此死亡。这是真的吗？我的朋友朱大可一度有这样一个观点：通俗文学占有空间，传统文学占有时间，现在他和我都认为，甚至传统文学连时间都无法占用，文学已万劫不复地消逝了。可这是真的吗？我不相信。因为文学若真的死亡，人类的末日就来了，这是很严重的事情。

后来朱大可修正了这个观点：文学并没有死亡，只是“蝶化”了，死亡的只是它的载体，它正在寻找新的寄主。我部分同意他的观点。文学是一个幽灵，在人类的第一个时期，它的寄主是说唱和吟诵。第二个时期是书写和阅读，主要表现形式是小说，小说艺术19世纪在托尔斯泰和陀斯妥耶夫斯基身上发展到了顶峰，然后开始衰退，整个现代主义就是见证过程和解构过程，这就是上个世纪60年代后西方再也没有出现伟大小说的原因。第三个时期就在今天，文学进入了“看”的时代，文学会藏匿于各种新的媒介之中，就像甲流病毒一样，与宿主共存，继续显

示它的存在和力量。成功的范例如电影《魔戒》。但我对此质疑的是：神奇的话语方式，能否准确叙述生活和生命的本质？是否消解真实？真实若不存在，力量在哪里？是否只存有震惊效应？所以我的结论是：文学不会死亡，“蝶化”写作和安静的传统写作会长期共存，后者面临失去读者的危机，但坚持的作家只为自己的见证而写，今后的写作都是面对祭坛的写作，只有这样才能继续写作，它成为了一种心证，是向信仰交代的。这就预示：今后的作家若没有信仰是绝对写不下去的，即使写下去，也终会淹没在自己黑暗的自言自语中。当然同样，我也相信一定会有一批智慧的读者，坚持读真正的安静的文学，他们不再仅仅是读者，他们也是作者，将和作家一起见证这个转变的时代的心灵镜像并创造新的历史。事实上多媒体和网络的运用并没有使人性提升，除了有限的资讯优势，更大的病症被显示出来：人们被淹没在资讯大海中变得无力、渺小和无所适从，失去了选择的依据；图像的单一性抑制人的想象力使人逐渐愚钝甚至白痴化；因为无法获得心灵帮助而愈发空虚，虚拟世界使人无法分辨真实而变得冷漠，情绪就走向颓废；碎片化让人无法整合统一的知识从而放弃终极价值，意志于是消沉；人可以在网络通达世界任何地方，人却更加孤独，因为一切都是虚拟的。

因此，最后的写作者和阅读者就是能有效抵抗孤独的“最后的贵族”。无论外部世界如何发生变化，他们只相信内心所显示的真实，正如典籍中所说的：信，是一切所盼望之事的实质，是尚未到来之事的确据。他们是靠“相信”而非“眼见”判断真实和未来，这是真正的浪漫主义，也是理想主义的本质。他们和作家共同创造真正的“奇迹”，而不是“奇人异事”。所以，文学并没有死亡，它只是“假死”，它在这样的作家和读者合谋下“复活”了。我的作品就是为这样的人写作和预备的。相信文学，相信语言，因为只有语言，是意味深长的。

是为序。

北 村

2009年12月11日于北京高远居

目 录

001	周渔的火车
059	玛卓的爱情
127	强 暴
181	伤 逝
231	长 征
275	苏雅的忧愁
289	陈守存冗长的一天

周渔的火车

壹

东西搬空之后，房子就像被一只狼拖走了内脏的身体，显得空空荡荡。这就是周渔的家，在黄昏后的阳光余晖中，所有的影子都拉得很长。自从陈清死后，周渔就不停地搬家，一年下来搬了五次。好像要用迁徙的河水冲刷每一块悲伤的石头，可是石头还很多，其中有一块正卡在周渔的心中。中山起劲地指挥工人搬这搬那。小心衣柜的柜角，他吆喝的声势俨然是个男主人。这个出租汽车司机追求周渔也差不多一年了。女儿穗子用奇怪的眼神打量他，她事不关己地坐在高高的凳子上晃荡双腿，与其说她对搬家漠不关心，莫如说她对这个新来的即将成为她爸爸的男人充满怀疑。

中山拍拍手斜斜地跑过来，可以上车了，他说，老王坐大车，你们坐我的车。穗子说，我不喜欢坐小车，我要坐大车。中山有点尴尬，说，你是不喜欢坐小车还是不喜欢我？穗子看了中山一眼，径直走向大车。中山望了周渔一眼，笑了笑，我是一头牛，不干点活儿就会生病。如果今天再来帮你搬家，就要病倒了。

两辆车沿二环路奔驰。周渔从市中心搬到东门，又从东门搬到南门，再从南门搬到西门，然后从西门又搬回东门。这一次跑得更远，搬到乡下去了。中山都跟在身旁，他相信城郊花乡种植的鲜花能涤荡周渔浓得化不开的悲伤。车往建新花乡开去，沿途渐渐有织锦似的花圃展开在田野。中山问周渔，你闻到花香了吗？周渔摇摇头，我

什么也没闻到。中山也摇头，这一年，你什么也闻不到，除了坟墓的气味。周渔立刻大喊，拍打着车门：停车！让我下去！

中山立即放低了声音恳求，好好好，我错了，我又一次玷污了你心目中神圣的东西，求求你别喊了，别开车门，好吗？

周渔这才渐渐冷静下来，车子重新开动了。

中山长长出一口气：我这是自找的。

陈清是个英俊的家伙，眼下他的遗像正握在周渔手里。中山笨得像一头牛，他不应该在周渔手握遗像时发出抱怨。陈清其实也不比中山英俊，中山还要强壮有力一些，但陈清的遗像与众不同，他的遗像是他打网球跃起接球的一刹那。他对周渔说，有一天我死了，你就拿这张照片做我的遗像。结果，这句话成了咒语，三个月后，这个准网球运动员、市建筑设计院电工被电死在配电房里。

陈清天分不高资质平平，否则他就不会只考了个电力技工学校。有一天，对面艺校京剧班的周渔经过技校操场时，立刻被一个人吸引住了。周渔被陈清吸引并不是因为他在球场上的英姿，当时陈清在球场上高歌，唱的是《桑塔·露琪亚》。歌声像南美悬崖上突然飞起的鹰，把周渔的心叼走了。周渔在球场铁网外面停下不走了，手抓着铁网看着陈清。歌声渐渐低下来，陈清也看见她了。他们奇怪地对视了好久，然后陈清有点紧张地看了一下他的同伴，径直走过来。周渔突然感到心已经冲破胸膛，掉到草地上了。

陈清隔着铁丝网抓住了她的手指：你是谁？

周渔紧张得一句话也说不出。

陈清就慢慢地笑了：你这样……好像探监一样。

周渔也笑了：探监？探谁啊。

陈清注视她的眼睛：探我。

周渔不说话了。陈清说，你等一下，我爬到你那边去。

周渔转身就走。陈清在众目睽睽之下翻越铁网，摇摇欲坠的铁网晃荡着，球友们起哄大喊：桑塔·露琪亚！桑塔·露琪亚。

当晚周渔就躺到了陈清的怀中。周渔相信一见钟情的奇遇。尤其是陈清在球场上唱那首歌时悲怆的声调让她怦然心动，她不知道陈

清好在哪里，但她能肯定自己可以立即完全托付给他，或者毋宁说她从此难以离开他了。陈清并不强壮，个儿也不算高，一米七二左右，但看上去很飘逸。他的学习成绩也平平，只是身边永远带着个乐器，不是提琴就是一把小号，插在裤兜里，有时左手还提着一瓶啤酒。他有一个本领，可以不换气把一瓶啤酒一次倒入喉咙。

他把周渔抱在怀里，他接吻的技术空前绝后。或许他深谙接吻对于女性的重要，周渔和陈清接吻可持续十分钟或者更长，陈清就有那么多花样，把周渔深深吸入，然后把她的五脏六腑一样一样掏空。周渔感到所有的灵魂都在嘴唇上了，愉悦和幸福的潮水一波又一波卷上来又冲刷下去。她说，你除了接吻好像什么也不会！

陈清说，这还不够吗？为了你，会接吻也就够了。

周渔爱听这样的话。的确，周渔找不出陈清还有什么优点，或者作为未来丈夫和家庭幸福的依据，除了唱歌。但这并不能成为他的职业。周渔感到他俩的相遇除了爱情这个简单的原因外，就再也没有什么了。

陈清说，对了，我还会打网球。

那时打网球的人还不多。不久，周渔果然欣赏到了陈清打网球的英姿。他身子跃起双腿弯曲奋臂扣球的姿势，他横跃出去像鱼一样接球的姿势，种植在周渔的记忆里。周渔荒废了在京剧班的学业，天天往技校跑，终于错过了分配到省京剧团的机会，费了好大周折留在了省城。不过是待在图书馆里，成了一名管理员。但周渔在所不惜。她天天希望见到陈清，有时她的目的竟然具体到一次接吻，有时陈清有事走不开，他们就躲到学校后门的墙角，紧紧抱着接一个很长很长的吻，然后周渔就心满意足地哭着回家。那是幸福的哭泣。

事后周渔对中山说，那时，我只要一碰到他的嘴唇，就忘记我是谁了。

中山一听，立刻感到自己毫无希望。因为他认识周渔一年了，连她的嘴唇是凉是热都不知道。

新居是建新乡农民盖的一幢二层小楼，周渔租了楼上的三间，

还有一个大阳台，阳台上摆满了鲜花。周渔是看中了这满屋子的鲜花，她不许房东把它卖了，房东笑着说，我会帮你拾掇，但不会卖它，要卖还轮不到这些呢。周渔说，不用你操心，我自己会拾掇。

中山指挥工人三下两下就把家具搬上了楼，家具很简单所以很快就搬完了。中山打发工人回家后，站在阳台上发愣。远处的落日正在渐渐消褪它的光芒，好像他正在消失的热情一样。工人一走，剩下他和周渔母女在一起，中山反倒不自在起来。他始终没有找到做这个家男主人的感觉，或者说周渔没有让他找到这种感觉。他走进屋里，周渔在铺床，但他看见她把头埋在被子里。中山知道她又想起什么伤心事了。

果然，她把头埋在陈清的遗像上。

中山走到屋外去抽烟。他不明白为什么一个死人能让一个活人悲痛不止达一年之久，而且还不只是怀念，是完完全全浸泡在悲伤中。中山不明白陈清好在哪里，当然他也没有证据说他不好，但这无休止的悲痛让中山感到心烦意乱。

一年前的一个夏天，中山正汗水淋漓地拉完最后一个乘客准备回家，他遇到了周渔。这个被悲伤完全击倒的妇人租他的车到公墓去。中山能记得这个东倒西歪的女人穿着一袭深蓝色西装，中山从没有见过这么蓝的衣服，蓝得像深海一样，里面穿着洁白的衬衣。她的脸被悲伤洗劫得干干净净，使她看上去不像个活人倒像个死去已久让人深深怀念的人。中山被吸引住了。周渔上山时让他的车在山下等，可是中山左等右等，不见她回来。中山坐不住了，他来到墓区，看见一个悲恸欲绝的妇人在哭泣，她整个人被抛进了哭泣的海洋，公墓的千万束白玉兰和百合花被风吹得齐刷刷地颤动起来，仿佛和她同声哀哭。

中山被震慑在那里。他就在那一刻爱上她了。他突然明白了，女人什么时候最美丽。中山从墓园管理室买了一大束鲜花，飞奔到周渔身边时，他看见周渔好像已变成泪水，流到他身上了。中山用力地抱她，她的身体却慢慢地移出去。

你叫什么名字？中山问。

啊？周渔如大梦初醒，又像恍若隔世。

中山又问了一遍，周渔还是茫然无知。

你哭了好久。

我哭了么？……周渔呆呆地问道。

中山这才知道，悲伤能使一个人变成那样。

当晚，中山把周渔带回了家，他把她弄上床时，她已经睡着了。他为她脱去鞋子，却不忍心脱去那深蓝的衣裳。那一夜，中山没睡，他不停地一边看着她，一边吸烟。看到最后，中山感到自己在她面前吸烟近乎是一种罪恶了，才知道自己完完全全爱上了她。

他把最后一包烟扔掉，成功地戒了烟。中山对此十分惊愕，他戒了十几次烟未果，这一天他却在一个瞬间把它扔了，从此他一闻烟味就像闻到了烂稻草。重新吸上已到了这年年底。

中山守着周渔坐到了天亮。中山还不能完全理解自己为什么会爱上这个女人，自己甚至连她的名字也不知道。但他能够朦胧地看见，他已经被卷入那个女人的悲伤之中，悲伤竟也能使一个人那么美呵，他想，尤其是一个女人。奇妙的是，中山守着熟睡的周渔过了整整一夜，这种感觉有点像守灵。虽然他知道这想法不好，但只有守灵时，和躺着的人的感情才达到了最纯粹的境界。中山觉得是的，是这样的。

中山把这种想法告诉了周渔，周渔先是一愣，后来，她笑了。这是她自从丈夫死后，露出的第一个笑容。

这个笑容意味着，中山进入了周渔的生活。

我打算跟你交往不是因为我想结婚。周渔说，是因为我已经差不多死了，需要一个人守灵。

随便你怎么说吧。中山笑，那我就当一个永远的守灵人。

中山原先以为周渔这句话是随意说的，随着时光渐渐逝去，他才感到周渔没有在开玩笑。死人是不会说话的，周渔也不说话。可是她看上去并不像那种沉默寡言的人。中山想，也许要给她一点时间恢复。可是几个月过去了，周渔依然如故。中山收工来到她这里，时常带回一些菜，周渔爱吃的雪鱼、穗子爱吃的香酥鸭。三个人一起吃

饭，话还是很少。幸亏中山也不爱多说话，他浑身是劲儿，收车回来还能帮周渔干上一大堆活儿，比如打扫房间、换煤气、刷墙，给吊灯换灯泡。

你就歇歇吧。周渔常常说，看来她对生活并无太大热情。

日子总得过呗。中山说，面包会有的，一切都会有的。

这是中山会说的惟一句幽默话。他干完活儿，还是不会表达爱情，他的方式是慢慢地走到周渔面前去抱她，这时候周渔不会拒绝，但他很笨拙，姿势非常别扭。你把我弄得很痛。周渔说，压了我的头发。中山说，是你不理我。周渔回答，抱都抱了，还不理你？中山就说，吻一个吧。周渔不干了。

吻有什么不同吗？中山问。你要把吻留给谁呢？一百年以后，你会的，会跟他在一起。

周渔用一种奇怪的眼神看他，对，还不要一百年，我相信，很快就会在一起了。

晚上六点，大排档里，中山和一个女的坐在那里呷啤酒。这个女人叫秀，也是出租司机，追求中山两年了。她给中山倒满了酒。

你别再倒，中山说，你看你都倒溢出来了。

你很难请啊。秀说，我们好久没有在一起吃饭了。她瞟了他一眼，喂，最近进展怎么样？

中山只顾喝酒，什么怎么样？

秀说，人家不爱你，你就别热脸贴个冷屁股直往上凑。

中山把杯一放：我就讨厌你这样说话。

好好好。秀说，我话不好听，可心肠热，我比那寡妇实在，信不？我疑心她犯了……什么病？

中山皱着眉头想了一会儿，她没病……可是，秀，你说一个人对另一个人太好……不成吧？

秀说，看来我也不能对你太好。

中山打断她，我说正经的，你帮我看看，我这苦追一年了，她为什么还想着那死人，我有哪点比不上他？

秀用一种奇怪的眼神看他：中山，你要问我就实话告诉你，想

不想听？中山，你还真不如他，有一点你恐怕真不如他。

中山疑惑地注视秀：什么？你说嘛。

因为他是死人。秀吐出几个字。

中山愣了半天没吱声。秀也不说话。

过了一会儿，中山说，我……总不能去死吧？秀笑了，你干吗就要一棵树上吊死呢？我看你是进了她的迷魂阵了，一个寡妇有啥好？

中山喃喃地：……你不懂，她哭的时候有多好看……她爱那个人有多深……

秀说，可她爱的不是你！她吹了一下头发，得，中山，别想了，今晚我也收车，我们一起去迪吧玩个痛快，怎么样？

别别，改天吧。中山没心思吃下去了，站起来，你别耽误我事儿，我先走一步。

说完扔下五十块钱，钻进汽车，秀捡起钱朝他扔去，他的车一溜烟跑了。

中山没有把车立即开往周渔家，有些事他要想一想，追求了一年，中山突然好像有些清醒了，他要做一件事之前先想一想，见她之前也想一想。中山把车开到江堤上停住，让风吹向自己，他打了个寒战。中山躺在放倒的车椅上，吸烟。一个月前，他突然感到了孤独，于是又吸上了烟。本来一年下来，中山从来没感到孤独，追求周渔使他很充实。可是一个多月前，他不像过去那么鲁莽那么没头脑了，过去他见到周渔爱说什么就说什么，想了就上前抱她一下。可他意识到这样永远不会有结果之后，中山想改变自己了，或许他能使自己稍微有点像陈清。可是当中山一旦要求自己深思熟虑地对待周渔时，他就会全身僵硬了，突然就孤独了。过去有周渔就够了，现在有周渔不够了，还要有烟。中山买了一年之后的第一包烟，慢慢点上时眼泪都流出来了，他觉得自己可怜。他没让周渔知道他又抽了烟，他感到内疚。每一次见周渔中山都要刷牙，他怕她闻出来，他还用指甲锉掉烟味。

周渔，我爱你！中山在江风中哆嗦着呻吟道。